

正統道藏

第五冊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二六冊

藝文印書館行

正統道藏

第七冊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二八冊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二九册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三〇冊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三一册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三二冊

藝文印書館行

正統道藏

第三三册

藝文書印館行

正統道藏

第三四冊

藝文書印館行

宋杭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作一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日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謂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背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睜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之其言曰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不能言廢其心則不能言穆王始悅而歡曰人之巧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傅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淫也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矚目也不足異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傅會而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趣步俯仰不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有生莫嘗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末矣乃更羨其巧不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求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蹇懸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翔蓬之鏃射之貫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已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於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風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村之端扞之而先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逢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

孟子以逢蒙之殺羿為是亦羿有罪焉為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慶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輕手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膏手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響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廻
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
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
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
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
人莫不以爲先於掌握之執節泰豆之教
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
爲弓者之先爲箕爲治者之先爲裘也由
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
爲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
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
然而自非執禮甚早三年不告而執禮愈
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
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
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
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
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
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
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街

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
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
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
以言輿輪之無所於室也無餘地非無餘
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
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
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
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
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
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
街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
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曰來
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
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
人擔手劍以屠黑卯
解曰黑者陰之色卯者陰之類魏者高顯
之所魏黑卯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
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邴章者陽之
象也丹舍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

之勇於陰謀於陽必戰陽常於大是而

入之而救立耶章焉然陰方感而一陽之

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為來丹故謀

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

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取假

力於人搭手劍以屠黑卵也

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

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鏃鏑摧屈而體无痕

槌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也

解曰陰以刻制為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

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

而痕槌無有視來丹猶雞也

來丹之友申性曰子慾黑卵至矣黑卵之易

也者其真謀也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

也者其真謀也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

也者其真謀也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

也者其真謀也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

解曰寶劍神器之能宰制者也器中也

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劍言冲和之

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

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

之眾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為來丹

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

佗使來丹求劍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

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

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

有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

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凡而

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焉言其無其所觸也

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

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

其觸物也騷然然而過隨隨合覺疾而

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

於世臣而藏之未嘗啓封

於世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葆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為言也視之不可見以元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凌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迕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駭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為以無有入無間是為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為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啟封其神無

卻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為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

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固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卯則怒其妻曰使我嗑疾而腰急以擊黑卯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卯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嗑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奮發二之日粟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覩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憊因則為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為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那章來丹搗手劍以屠黑卯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卯之志而

不能殺黑卯也如黑卯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卯何以能殺丘那章乎蓋丘那章已用而為旺者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卯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為來丹而已為魏黑卯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入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烏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肅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

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劬几皆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闡視聽之所閱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僂僂之心智僂僂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為細矣生理亦无不足鵬鵬為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樊然散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

2.

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齋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邱章來丹謀報父之讎焉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為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為此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